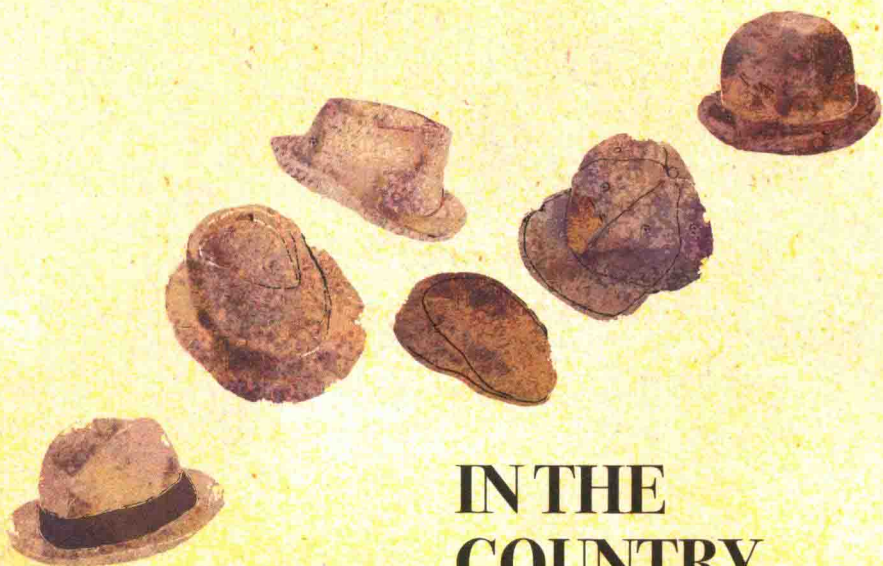


末世之城



IN THE  
COUNTRY  
*of*  
LAST THINGS

美 | 保罗·奥斯特 著 李鹏程 译

A NOVEL

九州出版社

Paul Auster

末世之城

*Paul Auster*

**IN THE  
COUNTRY**

*of*

**LAST THINGS**

[美] 保罗·奥斯特 著 李鹏程 译

九州出版社

IN THE COUNTRY OF LAST THINGS BY PAUL AUSTER  
Copyright © 1987 PAUL AUSTER  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AROL MANN AGENCY  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  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
© 2019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., Ltd.  
All rights reserved.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末世之城 / (美) 保罗·奥斯特著; 李鹏程译.  
— 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18.11

ISBN 978-7-5108-7671-4

I. ①末… II. ①保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69147 号

## 末世之城

---

作 者 (美) 保罗·奥斯特 著; 李鹏程 译  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 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(100037)  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3/5/6  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  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  
印 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
开 本 1168mm × 850mm 1/32  
印 张 6.75  
字 数 119千  
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 
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7671-4  
定 价 46.00元

---

献给希莉·哈斯特维特

不久以前，我穿过梦境之门，造访了地球上的一个地方，那里坐落着著名的毁灭之城。

——纳撒尼尔·霍桑

最后就剩这些了，她写道。东西一个接一个地消失，再也没回来。我可以告诉你我见过的那些，那些已经消失的东西，但时间恐怕不够用。现在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，我完全跟不上。

我不指望你能明白。毕竟你没有见过这里的一切，就算再努力，你也想象不出来。最后就剩这些了。房子前一天还在这里，第二天就没了。你昨天还走过的街，今天就没了。就连天气也老是变化不定。前一天还是大晴天，第二天就下雨了，前一天还在下雪，第二天就起雾了，一会儿暖和，一会儿凉快，一会儿刮风，一会儿又不刮，前一

段时间还寒风刺骨，可今天下午，在隆冬时节，却突然阳光明媚，暖和得穿件毛衣就够了。生活在这座城市，你就会明白，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。闭一会儿眼睛，转过身看看别的，刚刚还在你面前的东西就突然不见了。没什么能留住，你懂吧，连脑子里的想法也一样。而且，你千万别浪费时间去找它们。一件东西要是消失了，就是永远消失了。

现在我就是这么过的，她在信中继续写道。我吃得不多。只要有力气迈步就行，绝不多吃。有时候，我特别虚弱，觉得一步都迈不动了。但我撑了下来。虽然时有不济，但我还继续活着。你真该看看我撑得有多好。

这城里到处都是街道，没有哪两条是一样的。我把一只脚迈到另一只前面，再把另一只迈到前一只前面，然后祈祷我还能再做一次。仅此而已。你必须明白我现在是什么样。我不停地走。能呼吸到什么空气，我就呼吸什么。能少吃，我就少吃。不管别人说什么，唯一重要的是不要停下脚步。

你还记得我走之前你跟我说的话吧。威廉失踪了，你说，无论我怎么努力，都找不到他了。这是你的原话。然后我告诉你，我不在乎你说什么，我会找到我哥哥的。然

后我上了那条可怕的船，离开了你。那是多久之前的事了？我都记不清了。很多很多年前吧，我想。但也只是猜测。实不相瞒，我已经完全不清楚现在是何年何月了，而且恐怕也没办法搞清楚了。

但有一点确凿无疑。要不是因为饥饿，我早就撑不下去了。你必须习惯用最少的食物来对付。想要的越少，你就越容易满足，需要的越少，你就会过得越好。这个城市会把你变成这个样子，彻底改变你的思想，它让你想活下去，但同时又试图夺走你的生命。你无法逃过这一切。你要么想，要么不想。如果想，你也无法确定下一次还会想。如果不想，你就再也不会想了。

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现在写信给你。实话讲，到这里以后，我就没怎么想过你了。但突然，过了这么久以后，我觉得有话要讲，而且如果不赶紧写下来，我的脑袋就会爆炸。你读不读不重要。甚至连我寄不寄都不重要——前提是能寄出去的话。或许原因就在于此。我写信给你，是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。因为你离我很远，什么都不知道。

有些特别瘦的人，她写道，不时会被风刮跑。这城里的风特别猛，总是从河上长驱直入，在你耳边呼呼作响，



总是把你吹得前仰后合，总是把纸片和垃圾吹得到处飞扬，挡住你的去路。看到骨瘦如柴的人们三三两两一起走，不算什么稀罕事。有时候甚至是全家出动，用绳子和链子绑在一起，互相充当压舱物来抵御狂风。其他人则干脆不到外面去，就扒着门口或者躲在角落里，到后来，好天气反而让他们觉得是一种威胁了。最好还是安静地躲在角落里吧，他们想，总比被吹得撞到石头上要强。而且，你还可能越来越擅长断食，以至于最后甚至能彻底绝食。

那些还在和饥饿作战的人的情况更糟。老是惦记食物，只能引来麻烦。这些人就像着了魔一样，拒绝接受现实。他们一天到晚都在街上游荡，搜刮着一星半点的食物，甘为一块很小的面包屑铤而走险。无论他们能找到多少，永远都不会够。他们吃啊吃，却永远填不饱肚子，像野兽一样扑到食物上，瘦削的手指挑来拣去，颤抖的下巴永远合不上。大部分食物都会顺着下巴滴洒下来，设法吃下去的那些，通常也会在几分钟内返上来。这就像一场慢性的死亡，食物就像是一团火，一种疯狂，从里面把他们烧着了。他们以为自己吃了东西就能活命，但最后，被吃掉的其实是他们自己。

事实证明，食物是一桩复杂的事，除非学会逆来顺受，

否则永远无法获得内心的平静。食物短缺是常有之事，前一天还让你大快朵颐的食物，可能第二天就再也没有了。市立市场可能是最安全、最可靠的采购场所，但是价格高，选择也少。今天可能只有小萝卜，明天可能只有不新鲜的巧克力蛋糕。这么频繁又突然地改变饮食，对肠胃压力很大。但市立市场好的一点是，那里有警察值守，至少你知道在那里买的东西能落到自己的肚子里，而不是别人的。在大街上偷食物早已稀松平常，都不再被认为是种犯罪了。除此之外，市立市场也是唯一合法的食物分配形式。全城还有很多黑市小贩，但他们的货物随时都有可能被没收。就连那些有能力付给警察必要的贿赂以继续做生意的人，也仍然要经常面对被窃贼攻击的危险。黑市的顾客同样饱受窃贼的困扰，统计数字显示，每两场买卖就有一场会遭遇抢劫。但我觉得，光是为了感受橙子带来的那种转瞬即逝的快乐，或者尝尝熟火腿的味道，实在不值得冒这么大的险。但人们是永不满足的：饥饿是一道日日降临的诅咒，胃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坑、一个和世界一样大的洞。因此，尽管障碍重重，但黑市的生意还是很好，从一个地方打包奔赴下一个地方，总是在转移，在某地卖上一两个小时，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不过，有一点要提醒你。如果你非

要从黑市买食物的话，那一定要远离黑心商贩，因为欺诈行为十分猖獗，很多人为了赚钱什么东西都敢卖：往鸡蛋和橙子里装锯末，往瓶子里装尿冒充啤酒。是啊，没有什么事是人们做不出来的，越早明白这一点，对你来说就越有利。

上街的时候，她继续道，你必须要记住，一次只能迈一步，不然就会摔倒。眼睛要始终睁着，朝上看，朝下看，往前看，往后看，留心其他人的身体，警惕无妄之灾。撞到别人可能会让你送命。两个人撞上后，会挥起拳头，大打出手。不然就是直接摔到地上，不再试图站起来。迟早，你也会遇到这种再也不想站起来时刻。身体会疼，你懂吧，可又没有什么办法治。而且，这里的疼要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厉害。

碎石瓦砾尤其成问题。你必须学会躲开看不见的沟、突然冒出来的石头堆、浅浅的车辙，以免跌倒受伤。还有万恶的过路费，你必须要点心机，才能躲过它们。任何建筑物倒塌或垃圾成堆的地方，都有大土堆堵在街中央，挡住了一切去路。只要身边有物料，人们就会修筑这类路障，然后爬到顶上，拿着木棍、步枪或者砖头，蹲在上面等着

路过的行人。他们掌握着过路权。要想通过，你就得交出那些守卫要求的任何东西。有时是钱财；有时是食物；有时是性爱。殴打已是见怪不怪，时不时地，你还会听说有人被杀害。

新收费站立起来，旧收费站消失了。你永远都无法确定该走哪条街，又该躲开哪条。一点点地，这座城市会剥夺你的确定感。永远不可能有任何固定的道路，只有什么都不需要时，你才能活下去。在毫无警告的情况下，你必须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，能抛下手头的事，倒转方向。到最后，没有什么不是这样。因此，你必须学会识别蛛丝马迹。眼睛不行了，鼻子有时也能派上用场。我的嗅觉已经变得异常灵敏。虽然会有副作用——突然犯恶心、天旋地转、随着侵入身体的恶臭而来的恐惧——但在拐弯的时候，它确实保护着我，而拐角可能是最危险的。因为收费站都有一种特殊的臭味，你慢慢就能闻出来，即使隔着很远。土堆由石头、水泥和木头混合而成，还夹杂着垃圾和灰泥块，垃圾被太阳一晒，发出了一种比任何地方都刺鼻的臭味，而灰泥被雨一浇，则会冒泡、溶解，也散发出独特的气味。两者混合在一起，再赶上一阵干、一阵潮的，收费站的味道便会弥漫开来。关键在于不要习惯成自然。因为习惯是

致命的。就算是第一百次遇到，你也要把每件事当成从来没见过一样去面对。无论经历了多少次，永远都要像第一次。这几乎是不可能的，我意识到，但这是一条绝对的铁律。

你原本以为这一切迟早会结束。东西会崩解、消失，再没有新的造出来。人们死去，婴儿拒绝出生。到这以后的这些年里，我都不记得见到过哪怕一个新生儿。可是，总会有新的人取代那些消失的人。他们从乡下和偏远的城镇蜂拥而至，有的拖着身家细软堆得高高的推车，有的则开着破汽车，晃里晃荡地到来，而且全都饥肠辘辘、无家可归。在学会在这座城市里生存之前，新来者很容易沦为受害者。很多人第一天还没过完，钱就被骗光了。有些人为了子虚乌有的公寓付了钱，有些人被忽悠着为从未实现的工作交了介绍费，还有一些人把积蓄花在了实际上是涂色硬纸板的食物上。这些还只是最普通的伎俩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他赚钱的手段是站在破旧的市政厅前面，向每个瞅了一眼钟楼的新来者收费。如果发生纠纷，他的助手会扮成新来者，假装走一遍看时钟和付他钱的流程，这样新来的人就会以为这是惯例。让人吃惊的并不是他们的狂妄，而是他们竟然能如此轻易地让人掏钱。

对于那些有地方可住的人来说，失去住所的危险时时存在。大多数建筑都不归任何人所有，因此，你也不享受租户的权利：没有租约，万一遇上对你不利的事，也没有法条给你撑腰。人们被从公寓里逐出来，赶到大街上，也屡见不鲜。一群人端着步枪、拎着棍棒闯进来，让你滚出去，除非你觉得自己能打得过他们，否则你有什么选择？这种行为被称为“拆迁”，这城里的人，没几个不曾因此流落街头。但就算你够走运，躲过了这种驱逐，那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成为幽灵房东的牺牲品。这些人到处敲诈勒索，恐吓城里的几乎每一片社区，逼着人们交保护费才能继续住在他们的公寓里。他们宣称自己是楼房的所有者，欺诈住户，而且几乎从未遭遇反抗。

然而，对于那些没有家的人来说，情况就更无可转圜了。根本没有空房这一说。但是，房产中介还是有生意可做。他们每天都会在报纸上登假广告，宣称有房可租，为的就是把人们骗到办公室来，向他们收中介费。这种把戏谁都骗不了，可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倾囊而出，购买这种空头承诺。他们一大早就来到办公室外，耐心地排起长队，有时候一等就是几个小时，只为跟中介坐上十分钟，看看照片里道路两旁绿树成荫的住宅楼，看看舒服安逸的房间，

看看铺着地毯、摆着软皮沙发的公寓——这些平静安详的画面，仿佛让人闻到了从厨房里袅袅飘来的咖啡香味，看到了热腾腾的洗澡水冒出的蒸汽和窗台上暖暖和和的鲜艳盆栽。似乎没有谁在乎这些照片全是十多年前拍摄的。

我们很多人又变得跟小孩一样。你要明白，我们不是有意为之，也没有谁真的意识到这一点。而是当希望消失后，当你发现自己甚至对希望都不再抱有希望时，你就会很容易用白日梦、用孩童一般的小念想和小故事来填补空虚，撑着自已活下去。就连那些最坚毅的人也很难禁得住这种诱惑。他们会不慌不忙、毫无征兆地放下正在做的事，坐下来聊他们心中郁积的渴望。食物，当然是大家最喜欢的话题之一。你经常能听到一群人事无巨细地描述一顿饭，从汤和开胃菜开始，最后慢慢说到甜点，细品每种味道和香料，历数各种香气和口味。时而讲起烹饪过程，时而又谈起对食物本身的印象，从舌头品尝到的第一缕味道，一直讲到食物慢慢顺着喉咙咽到肚子里时那种散遍全身的安宁感。这类对话动辄持续几个小时，而且拥有一套极其严格的规程。比如，你绝对不能笑，绝对不能允许自己被饥饿感控制。不能冲动，不能突然叹气。那会引来眼泪，没有什么能比眼泪更快地破坏掉食物座谈的兴致了。为了达

到最佳效果，你必须沉浸到其他人的话里。如果你被那些话吞噬，那就可以忘记眼下的饥肠辘辘，进入人们所谓的“续命光环场”。有人甚至说，谈吃本身就有营养——只要有适量的专注与共同的渴望去相信参与者所说的话。

所有这些都属于鬼语。在这种语言中，还有很多其他可能的对话形式。大部分都以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“我希望”开始。他们希望的可能是任何东西，只要它无法实现。我希望太阳永不落。我希望口袋长出钱。我希望城市能变回从前的样子。你懂的。全是些荒唐、幼稚的事情，毫无意义，脱离现实。总而言之，人们坚信不管昨天多么糟糕，也比今天要好。而前天比昨天还要好。你越往前回溯，世界就会变得越美好，越令人渴望。你每天都要强迫自己醒来，去面对通常会比前一天更糟糕的事情，但通过谈论睡前的世界，你可以骗自己说，今天只不过是种幻觉，并不比你脑海中对其他日子的记忆更真实或更不真实。我理解人们为什么要玩这个游戏，但我自己对此毫无兴趣。我拒绝讲鬼语，听到别人讲时，我会走开，或者用手把耳朵捂上。是的，对我来说一切都变了。你还记得我以前是个多么淘气的小姑娘吧。你永远都听不够我讲的故事，那些我编造出来、供我们嬉闹其间的世界。无回堡、悲伤地、忘



言林。你还记得它们吗？我那时特别喜欢跟你撒谎，连哄带骗地让你相信我讲的故事，带着你穿梭于一个又一个稀奇古怪的场景，看着你的脸变得严肃起来。然后我会告诉你，这都是编的，你就会开始哭。我想我很喜欢你的眼泪，就像喜欢你的笑容一样。是啊，那时候的我可能是有些顽劣，哪怕是穿着妈妈总喜欢给我穿的小连衣裙、破皮的膝盖上结着痂、幼嫩的阴部还没长毛的时候。但是你爱我，对吧？你爱我爱到发疯。

现在的我，理智审慎、三思而行。我不想变成别人那样。我目睹了幻想把他们变成了什么样子，我绝不会允许那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。鬼语人总是在睡梦中死去。有那么一两个月，他们会挂着诡异的微笑走来走去，周身散发着一种古怪的超然之光，仿佛他们已经开始消失了。这些迹象都是显而易见的预兆：脸颊微微泛红，双眼突然变得比平时大了一点，脚步僵硬，下体散发着恶臭。不过，那种死亡或许是快乐的。我姑且承认这点。有时，我几乎有些嫉妒他们。但最终，我还是没法放任自己。我决不允许。我会尽可能地坚持下去，即使这会害死我。

还有一些人死得更壮烈。比如所谓的“奔跑者”，他们